

曾文正公全集(套装共12册)

作者：曾国藩

总目录

[曾文正公全集（一）](#)

[曾文正公全集（二）](#)

[曾文正公全集（三）](#)

[曾文正公全集（四）](#)

[曾文正公全集（五）](#)

[曾文正公全集（六）](#)

[曾文正公全集（七）](#)

[曾文正公全集（八）](#)

[曾文正公全集（九）](#)

[曾文正公全集（十）](#)

[曾文正公全集（十一）](#)

[曾文正公全集（十二）](#)

简体版出版说明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第一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后世曾誉为“千古第一完人”，被梁启超称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1811年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今娄底市双峰县），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辉煌的仕宦生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在清朝是汉族文人为官的最高阶，“文正”为清朝文官的最高谥号。曾国藩1872年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三年后，由光绪帝亲自下诏，其门人李瀚章、李鸿章等组织30多位达官士绅辑其一生所著编辑成《曾文正公全集》。

本套曾国藩作品集，采用最早的、也是目前被认为最经典的版本——光绪甲戌年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为底本，所选文章和内容严格忠实于该刻本，并重新整理点校，以简体版的形式将其完整呈现给读者。

为方便阅读，本全集根据内容归入十二册，分别收入首卷（一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曾文正公诗集（四卷）、鸣原堂论文（二卷）、求阙斋读书录（十卷）、曾文正公奏稿（三十卷）、曾文正公批牍（六卷）、曾文正公书札（三十三卷）、曾文正公文集（四卷）、曾文正公杂著（四卷）、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合计一百六十二卷。各分册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册：首卷、曾文正公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

第二册：曾文正公诗集、鸣原堂论文、求阙斋读书录

第三册：曾文正公奏稿（一）

第四册：曾文正公奏稿（二）

第五册：曾文正公奏稿（三）、曾文正公批牍

第六册：曾文正公书札（一）

第七册：曾文正公书札（二）

第八册：曾文正公书札（三）、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杂著

第九册：十八家诗钞（一）

第十册：十八家诗钞（二）

第十一册：经史百家杂钞（一）

第十二册：经史百家杂钞（二）

此次点校整理，将所有异体字改为通行字（专名不改），通假字则不改。所有表示尊称的抬头、空格取消，表示谦称、卑称的小字改成正文字体。夹注、旁注则改用小字号、不同字体排在相应位置，以示区分。

原稿所引书名、地名多不用全称，如《诗经》常写作《诗》，地名如“景德镇”常称为“景镇”。此次整理一仍其旧。

原编校者名录

合肥李瀚章筱泉 编辑

合肥李鸿章少荃 校刊

开县李宗羲雨亭

侯官沈葆楨幼丹

香山何璟小宋

丰顺丁日昌雨生

合肥张树声振轩

六安涂宗瀛郎轩

庐江刘秉璋仲良

衡阳彭玉麟雪琴

新宁刘长佑印渠

德清俞樾荫甫

嘉兴钱应溥子密

南昌梅启照筱岩

西乡李文敏捷峰

瑞安孙衣言绍闻

中江李鸿裔眉生

歙县程桓生尚斋

临桂王必达霞轩

泾县洪汝奎琴西

宁乡陈济清云卿

平江李元度次青

湘阴郭崑焘意城

桐城吴汝纶挚甫

阳湖赵烈文惠甫

无锡薛福成叔耘

武昌张裕钊廉卿

忠州李士棻芋仙

遵义黎庶昌莼斋

东湖王定安鼎丞

湘潭王闳运壬秋

浏阳贺宏勋云舫

长沙杨书霖商农

善化黄维申笏堂

石埭杨文会仁山

参校

干支、皇帝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

由于原版采用干支纪年，为方便阅读，特将书中干支纪年、皇帝纪年和公元纪年制成对照表。

□

续表

□

[目 录](#)

[简体版出版说明](#)

[原编校者名录](#)

[干支、皇帝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

[首 卷](#)

[曾文正公年谱](#)

[曾文正公年谱 卷一](#)

[曾文正公年谱 卷二](#)

[曾文正公年谱 卷三](#)

[曾文正公年谱 卷四](#)

[曾文正公年谱 卷五](#)

[曾文正公年谱 卷六](#)

[曾文正公年谱 卷七](#)

[曾文正公年谱 卷八](#)

[曾文正公年谱 卷九](#)

[曾文正公年谱 卷十](#)

[曾文正公年谱 卷十一](#)

[曾文正公年谱 卷十二](#)

[求阙斋日记类钞](#)

[序](#)

[求阙斋日记类钞 卷上](#)

[求阙斋日记类钞 卷下](#)

[返回总目录](#)

首 卷

上谕一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三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臣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钦此。

上谕二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前据穆腾阿等并梅启照同日奏到，曾国藩因病出缺，当降旨优予恤典，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纪泽承袭，其余子孙几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兹据何璟历陈，曾国藩公忠体国，懋著贤劳，览奏尤增悼惜。何璟原折著暂行留中，即将该故督之孙何名、年岁若干，查明具奏，再降谕旨。钦此。

上谕三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于本年二月间因病出缺，当降旨优予恤典，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一等侯爵即令伊子曾纪泽承袭。其余子孙几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据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后胪陈曾国藩历年勋绩，英翰、李瀚章并请于安徽、湖北省城建立专祠。又据何璟遵查该故督子孙详晰覆奏，披览之余，弥增悼惜！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当湘鄂江皖军务棘手之际，倡练水师，矢志灭贼。虽屡经困厄，坚忍卓绝，曾不少渝，卒能万众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后，寅畏小心，始终罔懈。其荐拔贤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荩！曾国藩著于安徽、湖北省城建立专祠。此外，立功省份并著准一体建祠。伊次子附贡生曾纪鸿、伊孙曾广钧，均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曾广镛著赏给员外郎，曾广铨著赏给主事，均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折三件，均著宣付史馆，用示眷念勋臣有加无已至意。钦此。

谕赐祭文一

朕惟功懋，懋赏信圭，表延世之勋；思赞，赞襄雕俎，厚饰终之典。爰申睟奠，用贲丝言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赋性忠诚，砥躬清正。起家词馆，屡持节而抡才；洊陟卿曹，辄上书而陈善。值皇华之载赋，闻风木而遄归。忽乡邻有斗之频惊，潢池盗弄；懍战阵无勇之非孝，墨经师兴。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俾正钧衡之位，仍兼军府之尊。一等酬庸，锡侯封于带砺；双轮曳羽，飘翠影于云霄。重锁钥而任北门，百僚是式；还敬戒而惠南国，万众腾欢。方期硕辅之延年，岂意遗章之入告。老成忽谢，震悼良深！颁厚赙于帑金，遣重臣而奠醑；特易名于上谥，赠太傅之崇阶。列祀典于昭忠、贤良，建专祠于金陵、湘渚。彝章载考，初祭特颁。于戏！天不憖遗一老，永怀翊赞于元臣，人可赎兮百身，用寄咨嗟于典册。灵其不昧，尚克歆承！

谕赐祭文二

朕惟位兼将相，仗经文纬武之才，气壮山河，懋崇德报功之典。爰陈芳奠，用奖成劳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

水。初联班于玉署，芸省蜚声；旋献赋于壶坂，芝坊晋秩。叠司文柄，先蜀郡而后洪都；频进谏言，因疾风而知劲草。卿阶超擢，荷先朝特达之知；忠悃弥摅，笃臣子靖共之谊。乃乘轺而奉使，旋持服以去官。值粤逆之纷来，遂楚军之创立。援墨经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选将不拘常格，募壮士于三科；分军屡拔逆巢，慑长城于万里。秩隆总制，节授专征。洎朕宝祚诞膺，皖江告捷。特晋钧衡之位，仍持旄钺之权。扫穴擒渠，告成功于建业；酬庸锡爵，膺懋赏于通侯。叠翠羽以增辉，赍黄裳而耀采。未几畿疆移节，藉修三接之仪；既因南服需才，仍莅两江之任。方冀长承湛露，恩眷优隆；何期遽陨大星，老成凋谢。览遗章之入奏，震悼良深。予恤典以从优，哀荣式备。谕重臣而致奠，给国帑以治丧。崇阶赠太傅之衔，秩祀永贤良之誉。并专祠之分建，宜世爵之钦承。特沛丹纶，增光青史。溢为文正，允副嘉名。于戏！日赞黄扉，勋业永思。夫补袞风，凄丹旆，怆怀倍切于骑箕。歆是苾芬，荣兹俎豆！

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

闻鼓鞞而思将帅，每深良弼之怀；治馨香而感神人，用永明禋之报。崇祠载列，元祀攸隆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早入承明之选，玉尺提衡；洊跻卿贰之班，冰壶挈操。历华省而谏言屡上，议礼制而正论无阿。迨奉讳以旋湘，乃尽哀而庐墓。值戎车之告警，奋集乡兵；爰墨经以誓师，恪遵朝命。勇呼爪士，率长沙子弟以先来；捷奏肤公，挽半壁河山而永定。纶扉懋赞，总制仍兼。双轮扬上将之华，辉增翠羽；一等锡通侯之贵，服称黄桂。延爵赏于后人，畀官衔于太保。节制甫资于北道，旌麾旋转于南方。歌遵渚而人望鸿飞，奠长江而民争蛾伏。范希文以天下自任，志事终酬；李西平为社稷而生，身名俱泰。江淮流惠，草木知名。方倚元老以图功，忽怙台星之敛耀。披章軫恻，厚礼饰终。晋太傅之崇封，易嘉名于上谥。念经天而纬地，斯谓之文；繫辅世而长民，尔身克正。允表贤良于京国，眷怀耆旧于湖湘。庙貌聿新，烝尝罔替。有功德于民则祀，尚念典型，惟俎豆之事尝闻，载颂芬飴。昭兹休渥，式克钦承！

御制碑文

朕惟台衡绩懋，树峻望于三公；钟鼎勋垂，播芳徽于百世。宠颁紫綬，色焕丹珉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秉性忠纯，持躬刚正。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储方召之勋猷，器推公辅。登木天而奏赋，清表风规；历芸馆而迁资，诚孚日讲。屡持使节，兼校春闱，洊擢卿班，允谐宗伯。溯建言之直节，荷殊遇于先朝。凡兹靖献之丹忱，早具忠贞之素志。乃突来夫粤匪，俾训练夫楚师。拔岳郡而克武昌，功如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援袍。两江尊制府之权，九伐重元戎之命。朕丕承基绪，眷念成劳。荣衔特畀以青宫，峻秩更登诸黄阁。辞节制于三省四省，弥见寅恭；精调度于湘军淮军，务严申令。联苏杭为犄角，坚垒同摧；倚昆季为爪牙，逆巢直捣。金陵奏凯，慰皇考知人善任之明；玉诏酬庸，褒元老决胜运筹之略。既析圭而列爵，亦叠翠以飘纓。既而畿辅量移，因之阙廷展覲。汲黯近懋，实推社稷之臣；杨震厚遗，无惭清白之吏。惟是疮痍未复，每廛念乎天南；锁钥攸司，仍遘归于江左。方谓功资坐镇，何期疾遽沦殂！赠太傅而阶崇，祀贤良而誉永。专祠遍祭，世赏优颁。易名以表初终，核实允孚文正。于戏！松楸在望，倍怀麟阁之遗型；金石不磨，长荷鸾纶之锡宠。钦兹巽命，峙尔丰碑！

国史本传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讲，充四川正考官，文渊阁校理。二十四年，充教习庶吉士，转侍读。二十五年，历迁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充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渊阁直阁事。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八年，稽察中书科。二十九年，擢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三十年，文宗登极。国藩奏言：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臣愚以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

围之中，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登极后，勤勤学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圣祖讲学之年。臣请俟二十七月后，举逐日进讲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勸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勸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转移之道也。内阁、六部、翰林为人才荟萃之地，内而卿相，外而督抚，率出于此。皇上不能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堂官。所谓培养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驎短气，此甄别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成案也。雍正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去稂莠，保举犹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时常到署，犹农夫日在田间，乃熟穡事。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员半不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畝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

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廿年不得补缺，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人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而堂官多直内廷，本难分身入署，又或兼摄两部，管理数处，纵有才德俱优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顾，又乌能达天子之知？以数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愚，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官不入内廷者，令日日到署，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优劣粲呈，即长官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圣主之胸中。彼属官者，但令其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榷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养之方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可见，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亦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无一言及主德隆替，无一折弹大臣过失。一时风气，不解其所以然。

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如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轼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优旨嘉纳。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鹏劾李光地，后四人皆为名臣，至今传为美谈。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皇上御极之初，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忉舞感泣，然犹有过虑者。诚见皇上求言甚切，诸臣纷纷入奏，或条陈庶政，颇多雷同；或弹劾大臣，惧长攻讦。臣愚，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有益，不见有损。今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若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谕称其割切明辨，切中事情，著于百日后举行日讲。国藩条陈日讲事宜：一考定日讲设官之制，二讲官员数，三每日进讲员数，四讲官应用何项人，五定保举讲官之法，六进讲之地，七进讲之仪，八进讲之时，九所讲之书，十陈讲之道，十一复讲之法，十二纂成讲书，十三讲官体制，十四进讲年数。下部议格不行。

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忧回籍，粤逆起犯湖南，围长沙不克，窜武昌，陷之。连陷沿江郡县，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特命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搜剿土匪。时塔齐布尚以都司署抚标参将，国藩奏称其奋勇耐劳，深得民心，并云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请旨奖叙，专令督队剿贼。会贼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县相继沦陷。

上以国藩所练乡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谕令驰赴湖北剿贼。国藩以为贼所以恣意往来者，由长江无官军扼御故也。乃驻衡州造战舰，练水军，劝捐助饷。四年正月，督师东下，与贼接战岳州，又战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职，仍准专折奏事。时国藩已遣杨岳斌、彭玉麟与塔齐布合击贼湘潭，大破之，复其

城，贼退踞岳州。七月，国藩攻克之，毁其舟。贼浮舟上犯，再破之。遂与塔齐布水陆追击，自城陵矶二百余里，剿洗净尽。赏三品顶戴。九月复武昌、汉阳，尽焚襄河贼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旋以国藩力辞，赏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巡抚。

国藩建三路进兵策，奏言江汉肃清，贼之回巢抗拒者，多集兴国、蕲州、广济诸属。自巴河至九江，节节皆有贼船。拟塔齐布由南路进攻兴国、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进攻蕲州、广济，自由江路直下，与陆军相辅为进止。上命如所请行。国藩扬帆而下，连战胜贼。蕲州贼来犯，再破之。会塔齐布复兴国、大冶。时贼以田家镇为巢穴，蕲州为声援，自州至镇四十余里，沿岸筑土城设炮位对江轰击，横铁锁江上，以阻舟师。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贼驻守，舟楫往来如织。国藩计欲破田镇，当先夺南岸。十月，罗泽南大破贼半壁山，克之。国藩部署诸将分战船四队，一队扼贼上犯，二队备炉剪椎斧前断铁锁。贼炮船救护，三队围击之，沉二艘，贼不敢近。须臾，熔液锁断，贼惊顾失色，率舟遁。四队驶而下，追及于鄂穴，东南风大作，贼舟不能行，官军围而焚之，百里内外火光烛天，浮尸蔽江。陆军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镇、富池口营垒，蕲州贼遁。是役也，毙贼数万，毁其舟五千，遂与塔齐布复广济、黄梅、孔垅口、小池驿，上游江面肃清，进围九江。

十二月，上以国藩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赏狐腿黄马褂、白玉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各一。国藩遣水军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饷道。大小十余战，锐卒两千人陷入鄱湖，为湖口贼所捍，水军分为两。

五年，贼窜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袭焚国藩战舰，战失利。越数日，大风复坏舟数十。国藩乃以其余，遣李孟群、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带陆师回援武汉，亲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军，连破贼姑塘、都昌，进攻湖口，大败之。七月，塔齐布卒，国藩驰往九江兼统其军。八月，水军复湖口。九月，补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国藩以师久无功，自请严议。上谕曾国藩督带水师，屡著战功。自到九江后，虽未能迅即克复，而鄱湖贼匪已就肃清，所有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

六年，贼酋石达开窜江西，郡县多陷。国藩驰赴省城，遣彭玉麟统内湖水师退驻吴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抚州，以保广信。诸将分扼要地，先后复进贤、建昌、东乡、丰城、饶州，连破抚州、樟树镇、罗溪、瓦山、吴城之贼。会同湖北援师刘腾鸿、曾国华等，大破贼瑞州，复靖安、安义、上高，自江西达两湖之路，赖以无梗。七年正月，复安福、新淦、武宁、瑞昌、德安、奉新，军声大振。不一岁，石逆败遁江西获安，曾国藩力也。

二月十八日，丁父忧。上谕曾国藩见在江西，军务正当吃紧。古人墨经从戎，原可夺情，不令回籍。惟念该侍郎素性拘谨，前因母丧未终，授以官职，具折力辞。今丁父忧，若不令其回籍奔丧，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赏假三个月，回籍治丧。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寻固请终制。

上谕曾国藩本以母忧守制在籍，奉谕帮办团练。当贼氛肆扰鄂皖，即能统带湖南船勇，墨经从戎。数载以来，战功懋著，忠诚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书因闻水师偶挫，又令伊子曾国华带勇远来援应，尤属一门忠义，朕心实深嘉尚。今该侍郎假期将满，陈请终制，并援上年贾桢奏请终制蒙允之例。览其情词恳切，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现在江西军务未竣，该侍郎所带楚军，素听指挥，当兹剿贼吃紧，亟应假满回营，力图报效。曾国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贾桢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遗憾。该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教忠报国之诚，当为天下后世所共谅也。

国藩复奏称，江西各营安谧如常，毋庸亲往抚驭，并沥陈才难宏济，心抱不安。奉旨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八年五月，奉命办理浙江军务，移师援闽。闽匪分股窜扰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广丰、玉山。张运兰复安仁时，国藩驻军建昌，东南北三路皆贼。国藩计东路连城，贼势已衰，闽事不足深虑；北路景德镇乃大局所关，又较南路信丰为重，乃遣运兰攻景德镇，萧启江追剿信丰之贼。九年，启江破贼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贼巢，遂复南安，解信丰围。贼窜湖南，将由粤、黔入蜀。国藩随檄启江驰赴吉安，援应湖南运兰复景德镇、浮梁县，江西肃清，余贼窜皖南。国藩奉命防蜀，行至阳逻，奉谕以皖省贼势日张，饬筹议由楚分路剿办。

国藩回驻巴河，简校军实。因奏言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之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欲廓清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驻重兵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所必救。进兵须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规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规庐州。南军驻石牌，则与杨岳斌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与寿州之师联为一气。国藩请自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续宜规庐州。奏入，上是之。

十年二月，贼酋陈玉成犯太湖，国藩分兵破之。四月，赏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六月，补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七月，命皖南军务统归国藩督办。十一年，国藩进驻祁门，督饬杨岳斌、彭玉麟、曾国荃、鲍超等水陆夹击，为逐层扫荡之计。先后复黟县、都昌、彭泽、东流、建德、休宁、徽州、义宁。悍贼数万，据安庆久不下。曾国荃、多隆阿等围之。陈玉成来援，诸军击走之，拔其城，贼无脱者。进复池州、铅山、无为、铜陵及泥汊、神塘河、运漕、东关各隘。赏太子少保衔。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国藩力辞，上不许。谕曰：“前命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等省巡抚提镇，以一事权。曾国藩自陈任江督后，于皖则无功可叙，于苏则负疚良深，并陈用兵之要，贵得人和，而勿尚权势；贵求实际，而勿争虚名，恳请收回成命。朕心深为嘉许，仍谕令节制四省以收实效。曾国藩复陈下情，言见在诸路出师将帅联翩，威柄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足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成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忧心真挚，岂能轻假事权。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仍归节制。该大臣务以军事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毋再固辞。”

先是贼围杭州，国藩迭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统军入浙，檄派张运兰、孙昌国等水陆各营均归调度，以厚兵力，并拨给钱漕厘金以清所部积欠。因奏称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恳请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

上以浙江巡抚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不能胜任，著曾国藩察看具奏，并迅速保举人员，候旨简放。国藩奏言，苏浙两省群贼纵横，安危利钝系于巡抚一人。王有龄久受客兵挟制，难期振作，欲择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为相宜。惟此时杭州被困，必须王有龄坚守于内，左宗棠救援于外。俟事势稍定，乃可更动。至江苏巡抚一缺，目前实无手握重兵之人可胜此任，查有臣营统带淮扬水师之福建延建邵遗缺，道员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

至是杭州失守，国藩复奏陈补救之策：一、拟令各军坚守衢州，与江西之广信，皖南之徽州为犄角之势，先据形胜，扼贼上窜。左宗棠暂于徽、衢、信三府择要驻扎，相机调度。总须先固江西皖南边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筹进剿。一、请于浙江藩臬两司内，将广西按察使蒋益沅调补一缺，饬带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随左宗棠筹办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宁绍为饷源。今全省糜烂，无可筹画。恳恩饬下广东粤海关、福建闽海关按月协拨银两，交左宗棠以资军饷。奏入，上皆如所请行。

同治元年正月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国藩奏言，自去秋以来，迭荷鸿恩，臣弟国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门之内，数月之间异数殊恩，有加无已。感激之余，继以悚惧。恳求皇上念军事之靡定，鉴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于臣家。又前此叠奉谕旨，饬保荐江苏、安徽巡抚，复蒙垂询闽省督抚，饬臣保举大臣，开列请简。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如臣愚陋，岂敢干预。俟后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随时恭疏入告，仰副圣主旁求之意。但泛论人才，以备采择则可；指明某缺，径请迁除则不可。盖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风气一开，流弊甚长，辨之不可不早。寻遣将击走徽州、荻港之贼，复青阳、太平、泾县、石埭。国荃会同水师，复巢县、含山、和州，并铜陵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贞干复繁昌、南陵，破贼三山、鲁港。

上以国藩前奏，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再加恩而进国荃、贞干等职。国藩驻安庆督师，奏请仍建安徽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曾文正公全集》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79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